

百五
十家評註史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董份曰史記之范

蔡傳即莊子之秋

水篇闕深與行壯

觀奇博如人觀帝

臺天闕層宮屬觀

規模宏遠恍然失

矣不讀此者不知

文章之大也

王慎中曰此傳議

論詞說志本圖策

而叙事實則太

史公筆也

茅坤曰寫范唯思

怨處烟波千里寫

蔡澤一言而奪相

處勢如轉丸於掌

上矣

增穆文照曰按此

則須賈之辭當深

於魏齊矣奈何獨

報齊乎此真所謂

報虛逐逐者也

黃洪憲曰按守

者出非其思較鄭

者出非其思較鄭

者出非其思較鄭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卷之七十九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著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

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

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辭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

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

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

脅指齒折其骨而又拉折其齒也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葦狄之薄置廁中

賓客飲者醉更溺雎反澆音所留反○正義曰溺古尿字故倭辱以懲後令無妄言

者雎從箒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箒中死人魏齊醉曰

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

曰張祿當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

魏有賢者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

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竟王稽知范雎賢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

安平王稽更安矣
後竟不見說起宜
雖之忘恩耶抑太
史公之客也

按此更名姓曰
張祿蓋為後秦
號曰張祿而魏
不知根本以下
仍曰范雎者太
史公筆也

半坤曰穰侯補胎
從此范雎來問亦
從此

曹記曰古之英雄
知者相當其所以
為勝負者無他正
如奕棋特爭先法

耳曹操赤壁罷歸
道經華容地多蘆
管先使老弱過之
以過曰劉備智過

人而見事遲若使
人從大吾屬無類
矣穰侯索范雎之
事類此夫穰侯既

疑有人當即索之
搜機之會問不容
髮顧去而後來則
已墮計中矣後
人論曹操劉備之
強弱穰侯范雎之
成敗不必求諸他

蓋送錢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國在汴州與私約而去王稽
尉氏縣西南三十里按三亭國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州與私約而去王稽
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湖關今湖城也○正義曰今魏州湖城縣也望見

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
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此恐辱我我甯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
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

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
車中有人忘索之也索隱曰索搜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

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
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

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左右懼惜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
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左右懼惜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
此殆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

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
壞九層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
臺也下客之具然草具謂待命減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郢都楚懷王

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
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侯昭王母宣太后之
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

觀此二事足矣
余有丁曰雖料機
侯若燭肝腸胡甯
不能奪其位易置
之耶

凌約言曰將叙范
睢上書先提時事
與用事之人一段
下文方有頭緒此
是文字一機軸

按當是時一段
承上起下之詞
一篇議論本此
邵銳曰雖從策中
來每易一句或一
字自佳

增劉鯨曰夫說貴
施會弛張相隨不
專錢頗亦不在刀
筆范睢之言事李
斯之止逐客並煩
情入機動言中務
雖批逆鱗而功成
計合此上書之善
說也

增楊慎曰睢此書
只是求見尚未深
言秦國之事即王
稽所謂不可以書
傳者也然權侯謂
諸侯客子無益貽
王亦厭天下辯士

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

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策索隱曰戰國有功臣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

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

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

質索隱曰樞音涉林反樞者望樞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

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

綠梁有縣蔡薛綜曰縣蔡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珍玉朴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

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

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

索隱曰割榮即上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

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己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

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亡其言臣

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其亡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

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徐廣曰一云使侍車索

於是范睢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

百五十五名家評註史記 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

無所信則此書固所以陰破其見耳

增唐順之曰此是一篇隱語中用三

臣聞為議論發端文辭而核

董份曰割榮意已指穰侯等而不可

明言故微及之

許應元曰疑則

少嘗之戰國策士

類以是試當世之

庸主

董份曰唯此書遠

言之則不足以感

王深言之則立憤

事故其心最苦

又曰情竭辭急不

如是不足感人也

余有丁曰亡字轉

語猶言無乃也索

隱解輕蔑非是

董份曰動昭王處

巷宮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
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
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
音敏閔猶昏暗也一作閔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秦王屏退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
索隱曰跽其紀反跽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
者長跽兩膝被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
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
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
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
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
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
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
為厲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
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荊一作堯孟賁許慎曰成
荊古勇士

孟賁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夏育之勇焉而死騶案漢書音義曰或云死者人之所

為進言地耳

余有丁曰洒然非

但敬肅兼有恐懼

意

董份曰此處微言

不言最妙然非善

形容不能見其大

序

王維貞曰三跪請

而不言以當其

意耳

茅坤曰雖為微言

不言且語昭王之

情於以深入而固

要之可謂破天闢

手而太史公與戰

國策儘能發為

曾田藝衡曰動秦

王又在此數句只

是欲帝王耳與前

書相應第一要緊

事

楊慎曰臣非有畏

一句為下文患憂

恥三句即非有畏

之意又為下三段

之綱

楊慎曰登言三不

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水也。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諂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濶。索隱曰：二字。竝音胡。因反恩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云：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季代承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磨石嶺。郊祀志云：孫卿言黃帝得仙。雲仙雲者。谷口也。按九峻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塞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

死字臣又何患應
上惠字此段言死
不足以為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夜
行晝伏應上亡字
臣又何憂應上憂
字此段言亡不足
以為臣憂也
楊慎曰箕子接輿
應上為厲為狂字
臣有何恥應上恥
字此段言為厲為
狂不足以為臣恥
也
茅坤曰提一个臣
何患一个臣何憂
一个臣何恥末系
以臣之所恐云云
昭王焉得不感發
楊慎曰末言旁辱
之事死亡之患臣
不敢畏也旁辱即
為厲為狂也臣不
敢畏也應前非有
畏而不敢言也字
眼極有關鍵
凌約言曰此時昭
王之心惟恐范雎
不言秦國不保故
上及太后且欲為
之甘心又何有于
大臣哉此其說得

私鬥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
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
為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兔也喻秦彊言取諸侯之
易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
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
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
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
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
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
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頽
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田文子孟嘗君也猶戰國
策謂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大臣
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
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
同費音側奚反言為盜費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
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
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
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
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

得而相口終歸之地
茅坤曰到此不言
內又以先言外雖
所以深交其君而
後能遂獲侯三也
董份曰言文子以
俞穰侯
余有丁曰孟嘗失
齊在齊未破之前
此父子或非常也
茅坤曰秦之伯業
定于遠交近攻之
一言
茅坤曰始而親韓
魏者陽子之以為
聯屬楚趙之地因
以招齊也楚趙齊
既以內附則兵入
韓魏而彼三國者
不我衛也此亦破
從之數也夫幾而
後魏收韓蓋來營
及親之也
鮑彪曰遠交近攻
雖之策當矣語未
卒而後欲親之既
親之又欲伐之立
談之間矯亂如此
使人主何所適從
乎若曰某策為上
某次之其可也
贈王應麟曰晉楚

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弊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

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夫大

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

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

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

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卑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

國斷而為三正義曰新鄭已南一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

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正義曰臣居山東

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

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

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

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

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徐

曰政適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素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

音征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其

之爭霸在齊秦之
爭天下在韓魏林
少謂六國卒并
于秦出於范雎
交攻近之策蓋謂
取韓魏以執天下
之樞也古史云范
雎自為身謀愚謂
此策不為無益然
韓不用韓魏魏不
廢信陵則國不亡

王鑒曰根深而後

動

凌約言曰母子之

間人所難言者雖

意以不廢太后無

以逐穰侯不逐穰

侯無以得相位異

服計其也哉

按范雎欲得相

位必傾太后穰

侯但骨肉之間

不能直指故方

未見王時即感

怒之以植其根

及其既見則欲
言不言反覆宛
轉以待其自悟
至王自言上及
太后下至大臣
可以直指矣却

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姬也音

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按

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因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

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

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戈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

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

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主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

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

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

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

也又案本紀以應為太后養地解者公云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當是時秦昭王四

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

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叔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睢前日得

過於魏相竊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之

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

又先言外事以
待數年始及其
內漸漬不驟如
此聽者自不覺
入于肝膈矣雖
其孫子術哉

增張洵曰有國家
者亡不欲為子孫
圖萬世之業范

以有國者非王
孫一句動秦王之

心親若母子尊若

相國直指而離間

之客不諱忌雖先

有以攝服王心矣

此奸雄揣摩之術

豫謀於至秦之日

者也

增歸有光曰秦王

所惠太后穰侯甚

輕而惠華陽君得

國為重最惠其弟

而思去之不得不

并去其母不去母

穰侯與弟終不可

廢范雖深中其欲

故說穰侯口而計

遂行

茅坤曰以前總只

是穰侯之驕旅
入秦而懷四貴之
權以後又總穰侯

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

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穰侯為小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

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

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

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

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

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

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

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續古通用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

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立墓

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

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

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

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

置筵豆其前報復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

百五十名家評註史記
卷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
五

唯之報復魏齊本末

董份曰豈有秦用客卿數年且以為相而魏不知者耶

范雎欲賣實意者賈亦疑之故以歸

袍示恩反為賈實亦不可知也

茅坤曰總只范雎詐變姓名為張祿一句描寫于情萬態亦千變處反詳之調也

董份曰此處實疑

雖已說用故以假大車駟馬試之耳

賈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者蓋不知

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

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

纖百純錄詳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

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

願君為吾為大父之書寄我於秦王

我往而遇乎國君

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

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邵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

謂宮車當駕而晚出猶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

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

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

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

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

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

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暗伏後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

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責反眦音士責范雎相秦二

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高平拔之

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

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

近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

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

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

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

之入也往而不遇
乎雖人求謀固不
遇矣孟嘗曰敬聞
命因為之書寄之
秦王往而大過考
之田文之卒在范
張祿之入秦居范
雖之前久矣雖在
秦而踵名張祿豈
祿嘗有聞於諸侯
秦特令雖冒其名
以誑諸國耶
茅瑣曰引申包胥
一段謁然君子長
者之道

光緒曰按淮南
子云唐子短陳
騏子於齊威王
王欲殺之遂出
奔薛孟嘗君聞
之使人以車迎
之至而養以芻
黍秦報五味之
膳日三至冬日
被裘夏日服
絺紗出則乘牛
車駕良馬孟嘗
君問之曰夫子
復思齊不對曰
臣思夫唐子者
孟嘗君曰唐子

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鄒氏頗音足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

一本作國

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

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

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

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

拙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

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

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眾正義曰不待禮曰干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

卿書作唐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

柄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偁巨一作渠索隱

也曰曷鼻謂鼻如蠅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側反鵲鵲音鳥曷反鵲鵲音鳥曷反鵲鵲音鳥曷反鵲鵲音鳥曷反

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

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

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

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

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

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

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

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

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

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

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主人主之前食肉富

者非短子者耶

曰是也孟嘗君

對曰臣之處於

齊也粉塗之飯

藜藿之羹冬日

則寒凍夏日則

死傷自唐子之

短臣也以身歸

君食粥奉飯秦

葉服輕暖乘牢

良臣故思之此

謂毀人而反利

之也若駢子則

可謂善處德矣

彼范雎之必報

須賈魏齊仇也

固聞此義乎為

睚計者無德與

怨可耳

增補文選曰二子

之德既不可忘而

其材又不可任將

故終累范雎人之

醉思也難哉

茅坤曰專要摹寫

睚之辱於魏齊顯

於秦因以報復于

魏故於思怨處修

力嬌娜

茅璜曰一飯之德

二足足概其相秦

後事
王維祺曰平原君

國不出魏齊此所

以得士

如虞卿奈何令與

魏齊同亡魏有信

陵亟稱好士而令

虞卿窮愁終身此

皆不可曉者

按馬服君之子

故曰馬服子而

索隱注曰趙括

之號非也

茅坤曰范雎罪之

大者太史公更不

放過

黃震曰范雎辱于
魏齊賴鄭安平王
稽竊載入秦離昭
王母子兄弟舅甥
之親而居以相位
快一己之恩讐蓋
亦勞矣然卒以任
二人敗事夫爵祿
非酬恩之具也願
材所堪況竊之君
以私所恩耶
張之象曰前言范
雎不憚此言應侯
日益以不憚文亦
相顧

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釜。足者謂之鬲。郭璞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

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

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

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

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甯有之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

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

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

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

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世世稱之。而無絕。本無此字。

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

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反。式。絀。復

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貲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

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

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

百五十五名家評註史記
卷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

按武安君范雎
死故秦王揭之

茅坤曰如此結末
如此過脉騎龍手

也

茅坤曰蔡澤傳不
詳他事棄了當

范雎事

按刺當二字見

曲禮

董份曰范雎以亡

因而欲問骨肉蔡

澤以羈旅欲代相

行而無謀犯天下

之所至難其勢非

危言則不能以警

動故澤之宣言困

難者即難之緣言

無王也皆危而激

之之辭

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然為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

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悲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

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

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

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

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

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倖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

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

言為其君父之所倖而憐其臣子也

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

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

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倖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

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大事文王周公輔

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

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

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

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

余有丁曰引此三人做頭話畢竟應侯為所害耳董份曰雖欲說雖退位而實稱其賢故詞可入然說亦正

按修字解與本

文不同

許誦卿曰只將一

死字難倒范睢終

篇竟以死恐之

余有丁曰徒然直

指若利刃鉅鋒得

竅即入安得不迎

刃而解乎

蔡清曰蔡澤見得

范睢是個快意思

仇之人故以此說

之范睢可以無遺

憾而不難子釋相

位矣此正是說容

肯蔡處

凌約言曰太史公

傳范睢則歷數其

快意思仇事而曰

一飲之德不忘睢

眦之怨必報至傳

蔡澤說范睢又復

云然可見譽怨報

德了結范睢一生

心事故其三傳相

患折難案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

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

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

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

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

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

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

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

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

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

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

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

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暗○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噉音皎○正義曰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

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噉未知誰之所然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

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

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

照應如此

按漢書地理志

云周未有子路

夏商民人慕之

太史公戰國策

作太史公田單

傳有太史公乃

齊襄王后之父

也

按澤舉桓公夫

差見國君履威

滿而不以卑退

自居猶未免于

畔且亡也況乎

相人國者而可

以功成久處手

此後雖分三段

總是一意

陳沂曰前言商君

吳起大夫種此特

增一白起不惟激

以事而且動其心

尤切也

按詳商君吳起

大夫種申上文

也中入白起耳

目之所見聞也

故認以四子者

五句結之是第

一段

凌約言曰屈叙四

子不善居功以致

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

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戰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

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抗馬服。誅屠四十餘萬

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

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

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

能廢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

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

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

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揭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

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

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誑。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誑音

屈。謂志已。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

功。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駟謂投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

投博謂之。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

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實宜陽。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